

七日談

(澳門篇)

一個寫作者的文字，終將要回到他／她的童年。

我在新書《京劇裏的中國文化》中回到了童年，以個人經歷，貫穿以京劇審美，選取十一齣對我影響至深的經典劇目，結合成長故事、看戲所得、劇目剖析、舞台呈現等，探尋何謂中國人和中國文化。

梅蘭芳大師之子梅葆玖先生說，京劇是給國人做樣子。

我的父母都愛戲，尤愛京劇。在我們家，戲比天大，從小我就擁有逃課看戲的特權。小學二年級，為了看京劇電影《尤三姐》，我第一次獨自出門，算是遠行，媽媽為我向老師請了假。大學離家在外，做工程師的爸爸給我寫信，這樣囑託：「有課上課，有戲看戲」「課天天有得上，戲不是天天有得看」，當上課和看戲二者發生衝突時，「且看戲先」。

我就這樣看了許多年的戲。

我爺爺說，看戲不會學壞，因為戲裏有忠孝節義。爺爺沒唸幾年書，我喜歡的作家汪曾祺也說過近似的話：「一個真正能欣賞齊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，不大會成為一個『打砸搶』分子。」爺爺不知道齊白石、柴可夫斯基，他當年卻沒有阻止爸爸放學後去戲園子看戲。到了我這裏，父母更是盡其所能為我看戲創造一切條件，實則是為我在蠅營狗苟的現實世界，建立詩意的生活方式。

一生愛一事。我生來不聰敏，從小是個一條路跑到黑的孩子。父母看到了這一點，因勢利導，讓我自然生長，成為今天的我。

相同的成長環境，爸爸對我們姐妹三人的要求卻不盡相同。他給讀大學的二姐寫信，希望她進一步提高成績。二姐從小到大都是學

霸。給我的信，爸爸除了囑咐我「且看戲先」之外，還有第二條：「把《古文鑒賞辭典》（篇章）從後面往前背，每天背幾句，將來你就知道背它的好處了。」遺憾的是，多年來我只做到了「且看戲先」的要求。

某日聊天兒，我大姐忽然問，為什麼爸爸沒對她提過要求？

爸爸晚年時喜歡以「大總管」稱呼大姐，這稱謂極符合從小就扛起家中心事務的大姐風範。大姐是最靠譜的孩子，為父母者還有什麼可要求的呢？

朋友說，現在的家長應該讀一下《京劇裏的中國文化》，書裏說做人、談教育，從我身上看到因材施教的重要性。

內地出版行業年輕而資深的李娟（不是寫散文的李娟），是我上一本散文集《文戲武唱》的策劃。我們的友誼，是用文字疊成。在她的鼓勵下，兩年前我和她經營的帆書猴麵包樹圖書室簽下《京劇裏的中國文化》的協議。

如果你認為李娟和我同樣愛戲，就大錯特錯了。

李娟並不知戲，也談不上喜歡，此前她的生活裏沒有這一塊。然而，作為圖書策劃和編輯，李娟深知每個人都有局限性，不能只以自己的喜好去做書，這樣未免太狹隘。她認為以京劇為代表的中國戲曲，博大精深不只是一浮於表面的形容詞；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，更不是一句空喊的口號。傳播京劇是這個時代的使命。

新書問世，我在朋友圈說：「寫書一年，做書一年，用慢工抵禦當下一切的快。」

李娟跟評：「寫書不止一年，做書也不止一年。」

書裏寫的第一篇劇目是《白蛇傳》，我從童年七歲寫起。我為該劇目亮出自己的態度：「人間值得」，既是指主角白娘子願意經歷人間的一切，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之苦；也指我能遇到並愛上京劇，人間一切值得。

我用過往五十年的人生書成此書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是文學，也是人生。

我沒有把這本書定位在京劇專業知識普及上，而是以我和京劇的故事、京劇帶給了我什麼、今天我們為什麼看戲以及怎麼看戲為寫作支點，捎帶分享一些我所知的京劇知識，更多的還是將京劇提升至中國文化層面，看它對我們行為處世的影響。

九十三歲高齡且獲中國文聯終身成就獎的劇作家徐菜先生，翻閱此書，明察洞見：「（穆欣欣）這本書寫得很有意思，很一般化。你說她在說戲吧，她又在說人生；你說她說人生吧，她又在說社會；你說她說社會吧，她又在研究人性……」

我非京劇行內人，也不是名作家。聽從出版方建議，邀請各界名家推薦此書。我請于魁智、李勝素、史依弘、王勇、王曉鷹、陳彥、白岩松、葛亮作為本書推薦人；又找來徐菜、羅懷臻、田蔓莎、李佩紅、胡恩威、漢學家沈友友、李宇樑、劉阿平等錄製薦書視頻。出版團隊興奮地說，穆老師，您的朋友圈太強大了！



▲京劇演員在吉林市人民大劇院表演京劇《白蛇傳》選段。
新華社

老實說，我是個怕麻煩的人，近些年連新書發售會都懶得做，既不願浪費大家的時間，也不願虧欠朋友情誼。但我又何其幸運，能夠一直得到師友們的關愛和鼓勵，我視之為京劇帶給我的正向回饋。

京劇名家于魁智老師也發給我一段文字：「感謝您寄來大作，我收到後一邊喝茶一邊拜讀，受益匪淺……您父母以及您對京劇的熱愛與支持令我感動，同時倍受鼓舞。我從事京劇事業五十三年，一路堅守，像您一樣，我無論遇到多大挫折和坎坷，從未改變過初心，因為京劇給了我一切。」

這是演員和觀眾台上台下相遇相知的美好。

在福建的作家林那北姐姐看到新書宣傳，堅持要自己買書，還熱心地幫我想點子：「你錄個視頻，自己唱一段是最好的宣傳；再來一組劇照，你的鵝蛋臉上妝肯定非常美！」哈哈，北姐果然是北姐！

身外之物與心之歸處

如是我見
張君燕

「突然發現，我身上的東西就是我擁有的全部，二十幾年人生累積的痕跡彷彿從未存在過。」這是香港宏福苑一名住戶的發文。一場大火，在濃煙與火光中吞噬了居屋，也燒去了許多家庭的人生痕跡。

那位住戶說，身上新買的衣物與梳洗用品，竟成了他全部的家當——那些精心收藏的舊物、逐年積聚的物件、承載回憶的陳設，都在烈焰中化為灰燼，彷彿從未存在過。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，如同一把鋒利的刀，劃破了日常的安穩，讓「身外之物」四個字變得無比沉重與真切。

我們總在日復一日的奔波中，執著於積攢看得見的擁有。我們習慣了在物質的堆砌中尋找安全感，以為擁有越多，生活便越豐盈。可大火無情，短短數小時，就能讓數十年的積累歸零。親眼目睹這一切，我們在瞬間了悟，真正屬於自己的，從來不是那些外在的物質，而是經歷沉澱後的自己、與他人的情感聯結、刻在骨子裏的品性。

在千里之外，隔着屏幕，我

尤為牽掛每一位受災的同胞。那些在火光中倉皇撤離的身影，那些面對廢墟失聲落淚的瞬間，那些再也找不回的回憶，都讓人揪心不已、心痛不已。請相信，你們從來都不是孤軍奮戰。各界的援手正在匯聚，志願者的腳步從未停歇，陌生的溫暖在傳遞……逝者安息，生者堅強。那些燒不掉的回憶、拆不散的親情、磨不滅的意志，會成為最堅實的鎧甲，然後重新搭建起溫暖的港灣。

生活本就是一場不斷擁有與失去的旅程，而意外往往來得猝不及防。我們無法預知未來的風雨，卻可以學會看淡物質的羈絆，更懂得珍惜當下的人情與安穩。不必為了虛名浮利過度追逐，不必為了無用之物耗盡心力，把更多的目光留給身邊的人，把更多的時間用於內心的豐盈。畢竟，房屋會老化，物件會損耗，唯有健康的身體、真摯的情感、從容的心態，才是無論遭遇何種變故，都能帶在身上的財富。

願宏福苑的同胞們能被歲月溫柔以待，在眾人的牽掛與扶持中，重拾生活的希望與勇氣。也願我們每個人都能珍惜當下的每一份安穩，感恩身邊的每一次相遇，在無常的世界裏，擁有一份真正的從容與堅定。

維港看雲
郭一鳴

幾天前我在汕頭參觀一個抽象派畫展，地方不大，樓上樓下轉了一圈沒有什麼感覺，正打算退場去喝杯工夫茶，突然看到展廳一角有四條巨幅黑膠片從高處垂下，右邊一幅上面用手寫體抄錄這首《相信未來》，雖然背景灰暗，但字跡清晰，我心裏一陣顫動。站在這幅別具一格的作品前面良久，我在心裏默默誦讀這首久違的朦朧詩，彷彿回到當年的校園歲月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是希望的田野上的年代，是百花齊放的年代，更是詩和遠方的年代，當年「朦朧詩」在全國的大學校園廣為流傳，並且引發一陣爭論；學術界有些人指摘朦朧詩故弄玄虛，讓人讀不懂，不配稱之為詩，但年輕人卻讀得津津有味。《相信未來》是朦朧詩的代表作之一，據說作者食指（原名郭路生）於一九六八年創作，最初以手抄形式悄悄流傳，改革開放後才公開傳播，飲譽詩壇，尤為青年學生所喜愛，作者因而贏得「朦朧詩鼻祖」、「知青詩魂」的盛名。我在大學同學微信群組提起這首詩，立即引來圍觀，女詩人PL回應說「我當年就會背這首詩」。她後來在武漢一所大學教書，是湖北省知名詩人和作家，出過好幾本詩集和散文集，不久前我收到一本她剛出版的舊體詩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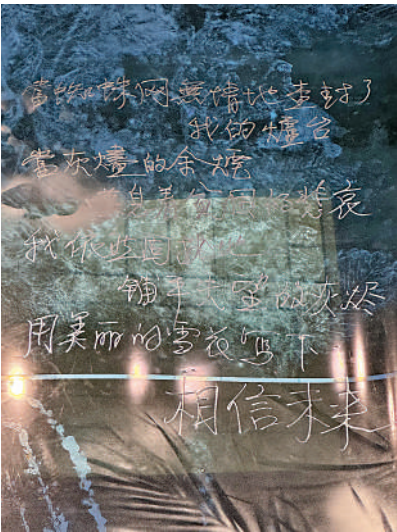
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，
當灰燼的餘煙嘆息着貧困的悲哀，
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，
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。

《相信未來》全詩比較長，中間和最後有兩節也是我很喜歡：

我之所以堅定地相信未來，
是我相信未來人們的眼睛——
她有掀開歷史風塵的睫毛，
她有看透歲月篇章的瞳孔。
……

朋友，堅定地相信未來吧，
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，
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，
相信未來、熱愛生命。

其實這首詩一點都不朦朧。詩人堅信未來、熱愛生命，在貧窮和逆境中自我鼓勵，堅持信念，永不放棄，矢志不渝，用當年的話語來形容，這首詩洋溢着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，只不過因為第一句就令人聯想到揭不開鍋的殘酷現實，所以當年只能以手抄的形式悄悄流傳，而這樣的命運多舛更增添其生命力和感染力。當時我們都很年輕，雖然物



▲寫在膠片上的《相信未來》。

作者供圖

質貧乏，日子簡單，但充滿激情，就像這首詩一樣，相信未來。但是，離開校園之後，隨着生活的奔波和歲月增長，我們漸漸把它淡忘。

沒想到，在四十多年之後，《相信未來》再次以手抄的形式與我不期而遇，就像一位久別的老朋友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：硬筆行書如行雲流水，飄逸飛揚，錯落有致，字體繁簡交雜，書寫在特別的材料上，製作成一件特別的藝術作品，引人矚目，更令人遐想深思。驀然回首，發現我們已經活在當年的未來。一抹夕陽透進展廳，投射在這首詩的字裏行間，好像在提醒我：未來已來。

事實證明，當年的相信未來是對的，校園裏高喊「振興中華」口號的激情，而今已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驕傲，我們無負韶華，只是已經不再年輕，甚至風霜染白了雙鬢。展廳裏人來人往，年輕的觀眾在這幅作品面前匆匆走過，顯然這不是他們的那杯茶。我覺得，在這個畫展中，這幅作品是為我們這一代人而創作，是為了和我們這一代人重逢。

步出展廳之前，我讀到主辦方廣東美術館館長王紹強在這個名為「洋流上下——形式詩學與濱海敘事」主題展序言中的一段話：「藝術如海，文明如流。當我們站在洋流交匯之處，回望的不僅是歷史的軌跡，更是未來的可能。願這次展覽，不僅是一次視覺的盛宴，更是一場文化的渡航，帶領我們在流動中看見自己，在交匯中聽見回聲」。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，這幅《相信未來》的裝置藝術作品，就是為我們這一代人創作的，作者立意勿忘初心，而我們相信今天的未來。

一碗菜豆腐，暖心解鄉愁(下)

人與事
厲彥林

做頓可口的菜豆腐，工序複雜。記得早年間，天不亮，娘就把泡好的黃豆放到石磨裏磨。伴隨磨盤的轉動，乳白色的豆漿源源不斷地流進水桶裏。等過濾出做豆腐用的豆漿，豆渣就成為做菜豆腐的原料。做菜豆腐的菜，主要是時令菜，春天是小白菜和野菜，冬天的主角是蘿蔔和大白菜，往往用的是大白菜外層的老葉子。不管哪種菜，先用開水焯一下，濾除苦味兒，再將其攪成菜團，擠乾多餘的水分，切碎備用。豆渣倒入鍋裏煮開，加入切好的蔬菜，豆子的醇香和清新的菜香混合在一起，掀開鍋蓋，香氣撲面而來，激活胃裏的饞蟲。

二〇一三年清明節，我帶上妻兒回到老家看望父母。第二天一早，娘就為我做了我最喜歡吃的菜豆腐。頭一天夜裏就挑揀好了黃豆，放在瓷盆裏用水泡着。把黃豆選好、泡好、磨好這是第一步。為了吃個新鮮，天剛亮，父親就去自家菜園拔回了一筐帶着露珠的青枝綠葉的小白菜。娘安排晚輩到鄰村磨了黃豆糊子，就忙着摘菜、洗菜、切菜，幾個盆倒騰着，叮嚕響。煮的時候需要細心掌握火候，防止豆沫溢鍋。娘一會兒往灶膛裏續柴火，一會兒

掀起鍋蓋觀察，有時還用勺子舀起來看看。

吃早餐時，我們圍桌而坐，一人一碗香氣四溢的菜豆腐，還有辣炒豆腐，一人一個剛買的新小麥煎餅。大家吃得很香甜。吃到一半時，我剛把一口菜豆腐填進嘴裏，突然發現碗裏的菜豆腐上有半隻青蟲。那樣子是被刀剝斷的，蟲子身體的顏色和菜色基本一樣，只有蟲子的頭是黑的。雖然蟲子還在碗裏，但彷彿已經被我吃到了嘴裏。

瞬間，我胃裏翻江倒海，一陣噁心直衝喉嚨。但我硬是把它壓了下去，緊緊閉上了嘴。不能說啊！如果說破了，就毀了娘忙活兩天的歡喜，也打碎了一家人難得的團圓。娘年紀大了，眼神不濟，漏掉一兩條小青蟲再正常不過。要怪，也該怪我這個眼力好的兒子，只顧等着吃，卻沒伸手幫一把。看着娘心滿意足的笑容，看着她額前那縷白髮和那雙操勞的手，我哪裏還忍心讓她有半分難堪？那口菜豆腐在嘴裏打了個轉，被我生生嚥了下去，又悄悄把那另半條蟲子挑出來扔到了地上。我的這個動作，還是被娘發現了。

「菜裏有東西嗎？」娘放下手裏的筷子，問我。

我趕忙說：「沒，沒有，不小心被菜噎了一下。」

娘沒有再回話，只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自責道：「我老了，不中用了。」

「今天這豆沫味道很鮮！」我知道聰明的娘已猜到我吃到了什麼不好的東西，趕忙回應道。

我和娘的對話，大家誰也沒注意，談笑中，話題很快就被岔開。

那碗菜豆腐，我是在狼吞虎嚥中吃完的，也令我終生難忘。如果我吃慢了，娘肯定會發現其中的端倪。在吃飯的過程中，我幾次強忍着淚水，心裏一直在想：在苦水裏泡大的娘，省吃儉用，吃再多的苦、受再多的累也千方百計讓一家老少吃飽穿暖，這是多麼了不起。這種能觀察到、能享受到但又難以言明的品德，讓我高山仰止。孩子們一個個長大、成家立業了，娘依然牽腸掛肚、放心不下。我們偶爾回家一趟，娘總是想方設法做每個孩子最

愛吃的飯菜，這份恩情我們怎麼也報答不了。我最樸素的想法就是，說啥也要讓娘高興、不給娘心裏添堵，這是最基本的道德水準，也是高尚的人性表達。我一直慶幸我當時沒有順口告訴娘，沒說破我吃出半截青蟲的事。吃這一碗菜豆腐，吃的是心中美好的記憶，品的是一家老少團聚的美好時光，嘗的是一縷濃得化不開的鄉愁……

我妻子知道我喜歡吃菜豆腐，也慢慢學會了自己做。我不時能吃上用新鮮蔬菜做的菜豆腐。先喝一口菜豆腐的清湯，嗚，真是清爽的美味呀，沒了菜的生澀或青苦，只有菜的清香、豆香的醇厚和熱湯的溫暖。我妻子還找到了保存菜豆腐的新辦法，當頓吃的放鹽；第二頓吃的，吃時再放鹽，能保持菜的色澤不變；如果長時間保存的話，就乾脆放冰箱冷凍起來，顏色和味道不變。菜豆腐，早已超越了溫飽，成為滋養精神的美食，承載着詩與遠方的遐思。

童年總會消失，夢想不能幻滅。在滿桌雞魚肉蛋的今天，在異地他鄉，吃到家鄉的味道「菜豆腐」是一種福分，有遇到知音般的欣喜，那是鮮活鄉愁的一縷「地氣」，一股「人間煙火氣」。

每次看到菜豆腐，我便會想起當年娘做的那一碗，那菜豆腐的滋味更稠、更鮮、更美……